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劄子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議入廟劄子

言尊號劄子

論罷春燕劄子

論館職劄子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 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

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

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
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
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
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
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
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
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
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 陛下之聰明以臣
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
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

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
世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
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
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
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
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
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
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
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諳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
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
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

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 陛下因
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
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
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耻者
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
子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
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
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
也以 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 人主無恭儉之德
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
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
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 陛下有恭

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旣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駑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

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

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
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貲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
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
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
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
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
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
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 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
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
相稱今旣奉 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

所以崇事 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
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
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
今 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
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
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
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
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 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
蒙訪逮敢不盡愚取 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 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
川之方至號名於寶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

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已遽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二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

材也然 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
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
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
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
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
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 陛下
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
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
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
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
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

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
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
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
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
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
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
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
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
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 陛下有
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
則推行此事甚易旣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
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
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
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
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
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 陛下博訪於忠臣
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 陛下
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
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
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
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
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 人主之患在不窮理
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

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 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 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 陛下之清光然 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

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
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
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
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
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
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
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
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
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
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
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